

壹、導論

揚雄自謂少年師從嚴君平，習五經訓詁。¹《漢書》則謂嚴氏主要傳授《老子》，²其著《老子指歸》至今尚有流傳，被視為西漢時以道家思想吸收儒家傳統的典型著作之一。³揚雄師承雖如此，然自班固《漢書·揚雄傳》以來，均指揚雄晚期的著作意圖，皆欲步趨儒家經典，「以為經莫大於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；傳莫大於《論語》，作《法言》」。⁴兩漢學者雖然不一定贊同揚雄的思想，但卻極少人認為揚雄不屬儒家學者之林。讚譽揚雄的桓譚固以為：「揚子之書文義至深，而論不詭於聖人」，⁵強調子雲的觀點與聖人不異；縱使反對的「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，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，蓋誅絕之罪也」，⁶也僅是不滿他「非聖人而作經」實屬僭越，卻未嘗指責揚雄思想偏離儒家。到了宋代，朱子才直接指責：「揚雄則全是黃老。某嘗說，揚雄最無用，真是一腐儒，他到急處，只是投黃老」，⁷由是而引發學界對揚雄思想中，儒家和道家孰主孰從的論爭。

在揚雄作品中，《法言》一書較後出，對其主導思想的爭議亦較少，主要原因是揚雄自己提出儒、道思想有所區別，而兩家思想的價值高下，亦表述得較為明顯。觀乎《法言》一書中，儒家最高典範的「聖人」，共出現了79次；而論及老子其人其書的不過三次。這種論述比例的懸殊，以頗足夠說明揚雄在《法言》中的思想傾向了。何況《法言·問道》一篇，直接對比儒、道兩家思想云：

老子之言道德，吾有取焉耳。及撻提仁義，絕滅禮學，吾無取焉耳。⁸

¹〈答劉歆書〉載：「（揚）雄少不師章句，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。嘗聞先代輶軒之使，奏籍之書，皆藏于周秦之室。及其破也，遺棄無見之者，獨蜀人有嚴君平、臨邛林閭翁孺者，深好訓詁，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。」參見【漢】揚雄，鄭文：〈答劉歆書〉，《揚雄文集箋注》（成都市：巴蜀書社，2000），177。

²《漢書·王貢兩龔鮑傳》載：「（嚴君平）閉肆下簾而授《老子》。博覽亡不通，依老子、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。楊雄少時從遊學，以而仕京師顯名，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。」參見【漢】班固：〈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〉，《漢書》（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1962），卷72，3056。

³〈《老子指歸》之政治思想試論〉載：「這套『修齊治平』的政治論述看似帶有濃厚的儒家色彩，不過若是深究即可發現，一如《指歸》並沒有反對仁義這般的儒家價值，這僅是《指歸》中儒家色彩的身影而已，高度的身、國治理，是無法離開道家在形而上與生成論上的理論支持。」參見林俊宏。〈《老子指歸》之政治思想試論〉，《政治科學論叢》，22期（2004）：133。

⁴【漢】班固：〈揚雄傳第五十七下〉，《漢書》，卷87（下），3583。

⁵同上註，3585。

⁶同上註。

⁷【宋】朱熹，【宋】黎靖德編：〈戰國漢唐諸子〉，《朱子語類》（長沙市：岳麓書社，1997），卷137，2938。

⁸【漢】揚雄，【清】汪榮寶義疏：〈問道卷第四〉，《法言義疏》（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1987），卷6，114。

除非我們要求揚雄完全以儒家正統，排斥對道家思想的任何認同。⁹否則，我們只能說揚雄認同老子言道德為可取，是建基於儒、道兩家分歧不顯的前提之下。一旦道家提倡「搃提仁義，絕滅禮學」，與儒家思想對立時，揚雄的選擇明顯是傾向儒家的。

對於漢代知識份子而言，適逢秦火之餘，除挾書令以後，¹⁰對不同家派的學問，感到興趣與關注，是習見之事。司馬談《論六家要旨》，推崇道家以為：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」。¹¹而班固力圖以諸子出於王官的說法，強調各家思想「殊塗而同歸，一致而百慮」¹²的共同淵源。博采諸家，已成為西漢學者的共同取態。因之，要確定一位西漢學者的思想主調，絕不是一項輕鬆的學術工作。至於明顯如「為群儒首」¹³的董仲舒，也有大批學者懷疑他受到「黃老學派」的思想影響，筆者嘗於拙文中詳加論述，始能確立「董生不論於漢景之時，還是漢武之世，乃一路堅忍地秉持儒學立場，決不向黃老之學傾斜」¹⁴的結論。

然而，醇儒如董仲舒者，¹⁵在西漢傑出學者中間，畢竟是少數，更多學者可能如揚雄一般，有著不同的思想淵源，僅能依其不同時代的文本，來確定在特定階段中，學者對不同學派思想的傾向性若何。《太玄》是揚雄中年以後的重要代表作，在揚雄思想中間儒與道的孰主孰從論爭，也是最為激烈的。這種爭議，其來有自，《漢書》傾向視《太玄》一書為「擬易」之作，是以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將之列做儒家典籍。¹⁶但朱子卻直謂：

西漢時儒者說道理，亦只是黃老意思。如揚雄《太玄經》皆是，故其自言有曰：「老子之言道德，吾有取焉耳。」¹⁷

⁹朱熹認為：「如《法言》一卷，議論不明快，不了決，如其為人。」參見【宋】朱熹，【宋】黎靖德編：〈戰國漢唐諸子〉，《朱子語類》，卷137，2938。

¹⁰《漢書·惠帝紀》載：「三月甲子，皇帝冠，赦天下。省法令妨吏民者；除挾書律。」參見【漢】班固：〈惠帝紀第二〉，《漢書》，卷2，90。

¹¹【漢】司馬遷：〈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〉，《史記》（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1959），卷130，3289。

¹²司馬談發表〈論六家要旨〉首言：「《易大傳》：『天下一致而百慮，同歸而殊塗。』」【漢】司馬遷：〈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〉，《史記》，卷130，3288；又，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論及九流十家時，亦指稱「《易》曰：『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。』今異家者各推所長，窮知究慮，以明其指，雖有蔽短，合其要歸，亦《六經》之支與流裔。」參見【漢】班固：〈藝文志第十〉，《漢書》，卷30，1746。足可窺見漢代人的一般學術取向。

¹³【漢】班固：〈董仲舒傳第二十六〉，《漢書》，卷56，2526。

¹⁴馮樹勳。〈董仲舒與「黃老學派」辨〉，《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》，20期（2008）：44。

¹⁵此處「醇儒」的意涵是自青年至晚年，思想傾向均是本於儒家之意。參見馮樹勳。〈董仲舒與「黃老學派」辨〉，《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》，20期（2008）：1-50。

¹⁶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：「右儒五十三家，八百三十六篇。」下注云：「入揚雄一家〔三〕十八篇。」參見【漢】班固：〈藝文志第十〉，《漢書》，卷30，1727。

¹⁷【宋】朱熹，【宋】黎靖德編：〈釋氏〉，《朱子語類》，卷126，2716。